



香港：太陽旗下的最後七天

查閱「三年零八個月」最後幾天的舊報，無意中發現陳君葆先生的名字。這位在戰時奮力保護典籍的香港馮平山圖書館館長，那時在《華僑日報》兼職，為的是換取穩定的米糧供給。在那飢餓時期，他寫一篇一千字的文章，可以換四 米。

《華僑日報》受到嚴密的新聞檢查和控制。一九四五年八月七日，距日本無條件投降七天。美國前一日以原子彈襲擊日本的特大新聞，該報隻字未提。頭版是：〈太平洋戰線入作戰季節日佈成鐵陣準備應敵〉；二版是：〈參謀長接見日記者暢談太平洋戰局日本必獲勝利〉。

華人團體還在呼籲捐款，拯救棄嬰。當局還在強力遣散人口，輸入大米。八月八日，港報刊重點新聞是佔領地總督部發表的「親民政策指導方針」，要「民眾各機關作總動員之努力」，決定「設納言箱希望有建設性貢獻」。八月九日，《華僑日報》披露〈日內閣召集會議檢討敵空襲廣島情形〉，但是已排好版的蘇聯對日宣戰的電訊，被當局新聞班撤下。當局還禁發陳君葆翻譯的羅蘭斯李的詩〈火星接近了地球〉。

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，距日本投降四天。香港市民的群情發生微妙變化。陳君葆先生在這一天的日記中寫道：

下午正在譯述時，街上頓聞人群散開奔跑的聲音，像潮水湧進般，但由顯而漸微，由近而漸遠，正懷疑不曉發生什麼事情，---捉人？走空襲？突然跑步聲低下去了，跟 遠遠地傳來一聲---孤單的一聲「晚報！」過了一下，「晚報.....晚報！」漸多起來，也漸遠而近，跟退去了的腳步成個反比。最後「晚報！」一聲竟在報館門前視窗下叫出來了。.....

陳先生當時不知道，正是這天下午，日本向美、英、中、蘇「四強」發出了準備投降的照會，當晚，中國內地狂歡。香港這天的《華僑晚報》，終於獲准刊出了蘇聯宣戰的消息。第二天，有人違禁收聽短波電台，得悉「日本已肯投降，惟希望能保留皇室，美中蘇三國正在磋商」的消息。中午，消息在香港不脛而走。

八月十二日，距日本投降兩天。《華僑日報》的社評〈本港居民應如何？〉，呼籲市民「信賴現地當局，切忌妄動」。十三日，距日本投降僅一天。《華僑日報》刊登日本陸軍大臣阿南惟幾「告全軍將士書」，聲言「縱使茹毛食草，以至伏於曠野，既已斷乎征戰，自能死中求活」。

十四日，日本正式決定投降。報紙報道「日滿兩軍繼續迎擊侵入國境全線蘇軍」，並宣布「今日衛生日一致清潔」。

十五日，沒有日本投降消息。報紙仍報道「日潛艇隊活躍太平洋」，「拼以熱血，護持皇國」---這是「大東亞聖戰」的絕唱。

重慶，延安，連日沸騰。香港淪陷期

「三年零八個月」的最後時日，出奇的寂靜。

最奇特的一幕，莫過於星期日(十二日)那天，日本佔領地總督部破天荒地組織官員下海。報道稱：「當局為使全體職員鍛煉身體起見，特全體出動前往游泳，故決定全日休息，停止辦公。」他們大概意識到，盤踞匯豐銀行大廈的總督部，「辦公」，即將永遠停止。而就在這天，陳君葆主編的

《華僑日報》「文藝周刊」刊出了蘇聯詩人畢拉烏色夫的詩〈望雨〉，道出港人「大旱之望雲霓」的心情：

雲哟，你，雲哟，降下來化為雨，---我們等待它為時如許！